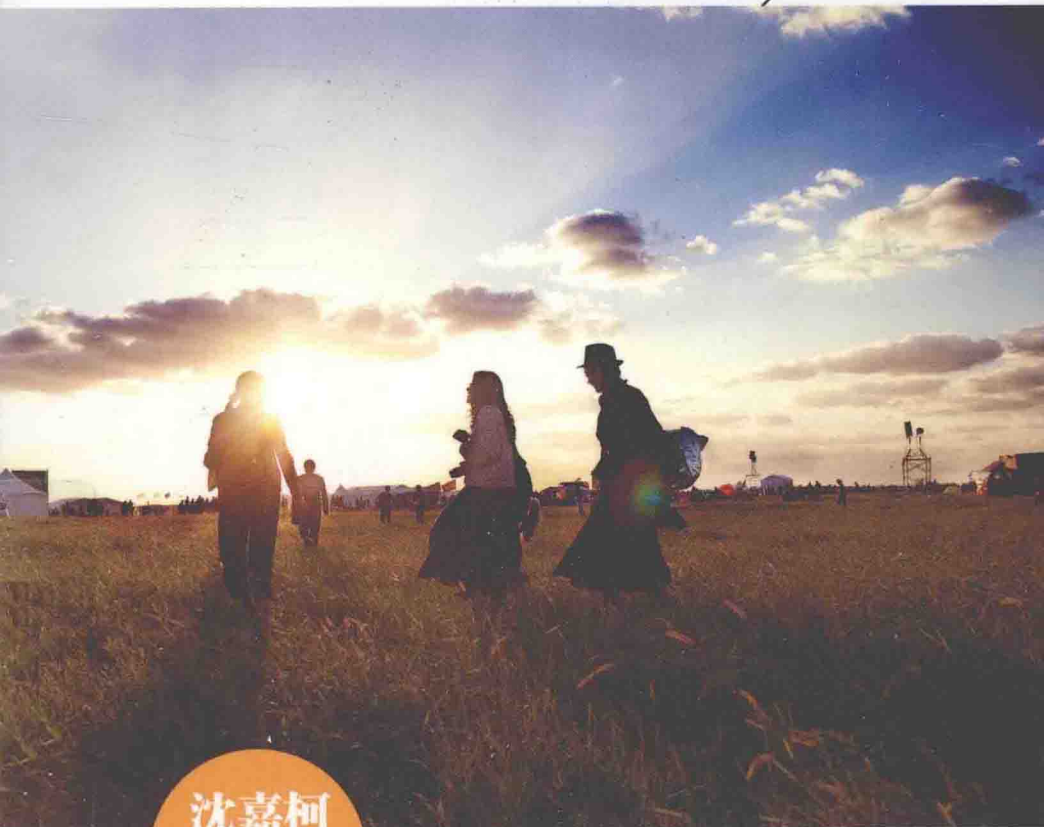


BE BRAVE IN THE WORLD

世界那么大， 还是要勇敢

像没受过伤那样去爱和勇敢。

沈嘉柯 著



沈嘉柯
最新力作

成长必备枕边书

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女报时尚》等
多家主流媒体热荐励志情感读物！

世界出版社

世界那么大，
还是要勇敢

沈嘉柯 ○ 著



世界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那么大, 还是要勇敢 / 沈嘉柯著. —北京: 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5012-4849-0

I. ①世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7641号

- | | |
|--------|--|
| 出品人/监制 | 赵 雷 |
| 总 策 划 | 杨建楷 |
| 责任编辑 | 余 岚 |
| 责任出版 | 刘 喆 |
| 责任校对 | 马莉娜 |
| 美术设计 | 牛 涛 刘 萍 |
| 书 名 | 世界那么大, 还是要勇敢
Shijie Name Da, Haishi Yao Yonggan |
| 作 者 | 沈嘉柯 |
| 出版发行 | 世界知识出版社 |
| 地址邮编 |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(100010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本印张 | 880×1230毫米 1/32 7.5印张 |
| 字 数 | 187千字 |
| 版次印次 | 2015年3月第一版 2015年3月第一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012-4849-0 |
| 定 价 | 28.00元 |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[序言]

世界总会有更大的美好让你走下去

我知道我的女读者占读者总数的很大一部分，所以出于怜香惜玉的本能，这本书的序，我想写给这些温暖脆弱的姑娘们。

你也许看过我写的很多情感故事，我有时候不想写故事了，因为写随笔专栏挺轻松的。连我自己都决定差不多该放弃了吧，快写到颈椎和肩周抢着发炎。为什么要坚持写下去呢？大概是我还抱着最初写书的愿望吧。

让你透过文字，看到我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走过的，看到我脑海里，我心里，最想表达的感情。

而能走到现在，也全靠这些事物，也包括你们的支撑。

你为生存做些什么，我不关心。我知道，你敢于梦想，敢于坚

持，社会现在挺繁荣，谋生这点事情你没有问题。你的年龄有多大，我不关心。我知道，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生机勃勃的奇遇，年龄根本不是问题。

世界总会有更大的美好让你走下去。

这一切取决于你是否愿意像傻瓜一样冒险，把自己的命运握住。这不是给你灌鸡汤，这只是选择对世界的一种理解方式。

世界那么大，你第一步是去经历。起初单纯无知，后来经验多多，变得强大，再没有人与事可以伤害到你。

你刀枪不入，无坚不摧，你再无软弱，完美得不似真人。如果有一日，你死了心铁了肠，没有事情可以伤害你、撼动你、牵动你。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结局，你所有的耐心，所有的爱与付出，完完全全一滴不剩地用完了，倒空了，你内心空无一物。

于是你要走向第二步，我们历尽悲伤和失望，不是为了放弃爱的本能，而是为了带上眼睛，认得谁是值得爱的人。保留天真，保

留柔软，给值得你拿出来的人。

你会发现你觉得自己空了，只不过是因为你根本没搞清楚爱是什么。你关起门，只不过封死了自己，世界仍然无比精彩。

爱是你在有限生命里，主动去选择的冒险。你不再守株待兔，你有能力结束，就有能力开始。

心是饥渴的骆驼，你有别的办法，饱足平静，吃到蜜糖。

我希望这本书能支撑你，支撑你走过漫长黑夜，支撑你的坚持，支撑你傻傻的冒险。就如同我在过去的那些个寂静夜晚，敲击键盘，写下这些故事，用以激励自己的人生。

姑娘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最终只是孤独的。生命是两个永恒之间的无限短暂的瞬间。

好好保重。这个世界那么大，可无论怎样，握紧心中的梦想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曾从岁月里学到的勇敢，很愿意借给你一点。

好好走下去。

沈嘉柯

尘埃之恋 /	1
复杂世界上，你怎么去爱 /	9
各自远扬 /	16
跟哲学家深夜里谈人生 /	23
两个少年 /	32
羚羊逃过猎手的爱情 /	39
梦先生做惯了绝世好友 /	47
男孩走过最坏的时光 /	54
你的泪点 /	60
你要打败你的青春 /	68
你在汉江边告白 /	79
你做过什么，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/	90
年少时的爱情，吹动我们的心 /	98
陪彼此度过漫漫冬天 /	108

平静饱足的青春，因为一个你 /	115
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/	122
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/	129
豌豆穿过少年的胸膛 /	138
忘记一个人的第三种方法 /	145
未来礼物 /	152
我一个人不孤单 /	166
像鲸鱼搁浅在海滩上 /	172
像是眺望地球的月亮 /	180
有伤的动物你不要扔向大海 /	187
遇上那只找死的兔子 /	194
找你爱的人，借一点勇敢 /	202
这城市有八百万个故事 /	211
真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篇小说 /	220

尘埃之恋

1『他的脸』

天气太好，阳光用可以渗透进身体的热量，蒸腾着空气。这是个夏天，最热的盛夏天，但还是要去上班的，舒佳瘦骨嶙峋地等在站牌前。所有的出租车上似乎都有人，而时间逼近被公司头儿破口大骂的极限。那就坐公交车吧。

十五分钟的路程不远，但五分钟后，舒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从吊柄滑落，气息艰难，往后倒去。

脑袋里闪过最后的意识：这一倒，怕是要摔个惨痛。

终归没有倒在地上，倒在了一个怀抱里。身体有了支撑，力气就稍微回来一点，头脑也清醒了。

终于看清楚是谁救了她，一张晒得发黑发红的脸，眉目是端正的。可以肯定无疑，是个年轻的男人，并且，绝对不脱平凡职员身份。舒佳道了谢，坚持站好，然后下车。那年轻男人居然跟着她下车了。舒佳走到公司门口，回头问：“还有事情吗？”

年轻男人摇头：“没事，我在这里上班，新来的保安。”

大厦的名字以“金”字开头，高耸华丽，但是在里面工作的，不仅仅有在十九层的模特公司做模特的舒佳，还有保安。比如这个新来的，年轻的男人。

舒佳转身，走过冷气吹满的大堂。身后有一束仰慕的眼神，也许她感觉到了，也许她没感觉到。

2『我的名字』

很快，他熟悉了岗位。他表情严肃，而且认真负责。保安的套装，在年轻而顾长的身体上，有一点帅气。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在登记本的最后一页，漫不经心地写写画画。忽然，他就写出了一句话：“你好，我的名字叫樊南，你的名字是？”

他呆了一呆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这个你好，这个你，不是泛泛的，是对应着一个特别意义的女孩子的。习惯了环境，人是会改变一点点的。工作两个星期，最初上班会每天严肃登记，把每个人当隐藏的坏人审查一番。现在，他开始熟悉了进进出出的面孔。熟悉了，就可以攀谈起来，和其他的人。

“十九层的是模特公司吧，当模特的女孩子，怎么那么瘦啊！”

好几次看见她们在电梯里就晕倒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稀奇的！十个模特，有九个每天就吃苹果餐。”

“什么是苹果餐？”

“就是一天只吃两个苹果。怎么能够不瘦骨嶙峋？不晕倒？为了上镜好看，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。”

樊南明白了。那一天，在公共汽车上，那个女孩是热晕了。那个时候，那么叫人可怜，恨不能一直抱在怀里。不吃这份苦，这样漂亮女孩子，何必折磨自己。他总是觉得，苦该由男人来吃的。

她的头发很长，依稀柠檬的香味。她叫什么名字呢？做模特这么苦，能够赚多少钱？她还记得发生在车上的那一段小插曲吗？晚上睡觉，樊南第一次失眠了，辗转反侧翻来覆去。

想得到答案，就要去发问。不过发问的对象，还是十九层以外的人。

答案纷乱，几乎晕了樊南的头。“模特啊，好的月入八千一万，被大款看上包了的更加是几万、十几万挥霍的都有。还有的很清贫，钱积蓄起来当嫁妆，吃青春饭的啊！还有的，想当明星，给导演什么的当情人，什么样的都有。”

樊南的世界，与那个女孩子的世界，平行在一座大厦里，却差距等级足有十八层。他的心往下沉去了，不用计算，如果他一直做这份工作，一辈子也跨越不了这样的距离。

3『有一点难过』

舒佳于是就常常能够看到那个年轻男人，坐在大堂的右侧中心。一张褐红的桌台，摆放着一支笔，一个来客登记本。和其他保安一

样的腰间别着对讲机，只是套装穿在他的身上很不错。看见她的时候，他就对她笑，一点羞涩，眼睛是明亮的，但再也没说过话。

太阳渐渐晒的少了，有时候，舒佳可以发现，他的脸色白起来，不是当初又黑又红的了。

好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。来的时候，没有声息，一下子就占据了心间。

舒佳从此习惯上班进门向右边微微偏去。还是不说话？为什么不说话？

人稀少的时候，她下楼来，故意经过他。他在本上写着东西。她走近了，他警觉到，抬头依然是笑，日渐温和的面孔，似乎渐渐英俊了。笑的同时，手上很自然地关上本子。

怕是情书吧！却不知写给谁的？舒佳忽然觉得有一点难过。

4『我有什么资格爱她』

我有什么资格爱她？她就像是公主，而我就是仆人，樊南想。他出身太简单，工薪家庭，没有好好读书，沦落为一个小保安，有什么条件去爱一个漂亮的，与他不在一个生活标准的模特？

这一年，电视里的新闻也极其热闹。戴安娜王妃出了车祸，八卦横流，查尔斯王子，居然一直爱着一个又丑又老又结过婚的女人。舍美貌而取老丑，真难理解。樊南想，那个女人就一点也不自卑？

电视里，也还有本城的模特表演。闪亮登场的模特里，他努力找一个身影。很遗憾，他总是能够找得到。他多么渴望，她不够优秀，做不成星光灿烂、高傲的模特？可是做不成又何如？

樊南将一张张单片的纸，细致地包成一包。收进桌台最底下的小抽屉。收拾东西，有些好感，不适合生根，樊南这样想。不浇水，不照看，自然就枯萎了。

他辞职了。

5『谁先说』

如果他再不开口，那我开口吧！舒佳很想约他晚上去江滩边上，但是公司的表演行程，安排得太满。星期一见到人，星期六就已经飞往其他城市。

这一次回来，飞机上，舒佳觉得，她不能够不开口了。

助手背着行李，舒佳走进大厅。在老地方伏着头，是一样的浅黄色的保安服。她走近，递过去一个盒子，给你的礼物。

那个人接过了礼物，抬起头，不是那张脸。“怎么你不是，以前那个樊南呢？”她急切地问。

“他辞职了，真是多谢舒小姐。”这个保安受宠若惊。

礼物顿时失去意义。舒佳失落地上电梯，背后是保安的赞美，舒小姐真是漂亮又大方。

有些人，总是在失去后，忽然发现自己其实非常非常爱。舒佳开始吃东西了，说不清楚为什么，但是控制不住地暴饮暴食，像是报复多年的饥饿。

半年，腰围从一尺八，增加到四尺五，她胖了。一个模特胖了，怎么也干不下去了。又半年，她开始减肥，用尽办法，没有奏效。

舒佳退出了。不喜也不悲，走时候，没有姐妹欢送，这个圈

子，人人都是心高气傲，巴不得走掉对手。

其实，她一直属于赚钱当嫁妆的女孩子。如果他打听清楚她的身世，一切也许就不同了。她15岁，没有钱继续读书，于是逼迫着父母借了最后一笔钱，独自去考了模特。20岁的时候，成为公司的一大台柱。但她厌倦，厌倦一天到晚饿得头晕眼花，三餐只吃两个苹果。天天担心第二天，腰身套不上那些华服。踩着高跟走完猫步，回去全身疼痛……

嫁个老实人，多么好。但是，首先要有爱，要相互爱上。那天公共汽车上，一次怀抱，她其实心在狂跳，可是她是矜持的。她是值得被迫的，那么近的机会，就是缘分了。

只是，咫尺错过，顿时天涯。

6『四年之远』

辞职之时，他21岁。21岁的年轻男人，有足够的时间改变自己。奔赴的地方，是才开发的南方地区。

夜以继日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奋斗努力听起来遥远，其实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他做到了，尝到了身边被漂亮的女孩子环绕的感觉。这感觉不是不好，只是，眉眼之间笑语温存，都进不到心中，都没有通行证。通行证，应该就是长发下一张消瘦漂亮的脸，嶙峋的身体，触摸得到硌的人骨头。心生怜爱，无限怜爱。

他一直在找她。现在，更加迫切。

人海茫茫。找一个失去联系的人，很难。

找到第一家公司，说曾经有个舒姓的小姐在这里做过三个月，但工作业绩不大好，就被辞退了。

他便心发痛，她必定受了委屈。

他继续寻找。

他猜测错了。

舒佳嫁了人，结婚了，然后又离婚了，但是她未尝委屈。如果不能嫁给一个所爱的人，那就嫁一个爱自己的人。

这个爱自己的人，是模特台下，曾经的嘉宾。逼近中年的男人，才能够以丰厚的实力坐到嘉宾席位上么？这些都是题外话了。在一个人的一个城市里，舒佳无法拒绝最寂寞时候，始终有位绅士一样等在门口的人，鲜花握在手中，晨昏无阻碍。

离婚，也不是因为他不好，是她的不好。身边的人坚忍地等待，等待她的心收回来，安定下来。舒佳没有想到，只享受被爱，而不爱身边朝夕相处的人，原来也是会有罪恶感的。起居的流水日子，这个中年男人早起，连带拖鞋，也轻轻放在她脚边。如何心才会安？舒佳眼泪流下来，说对不起。舒佳提出离婚，理由照实而说，如实道来。

7『跌进尘埃』

他再找到她，没有直接上门。电话拨打过去：“你可记得我吗？你肯定是不大记得了。我是那年车上，扶住你，一个大厦做事的保安……”

信，不长，在樊南手上展开：我现在，算什么，什么都不算。

我没有当年漂亮了，已经26岁的前模特，只是一个有过婚史的黄脸女人。

他顺着地址，找上门去，落了空。

她搬家了。

搬家比较远，离开之前，舒佳忍不住上了旧日的公司。大厅依旧，座位依旧，连换过的保安，也被换了。

“要进来？”看见保安人员在招手，“小姐，请登记。”她愣了一愣，笑了，到如今她已经是陌生人。她写下名字，保安发出一声小小的惊讶：“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，怎么了？”

“这里的保安桌台最下面的抽屉，有一叠日记，每张纸上都有你的名字。”她没有当众打开看。

在临时宾馆，轻轻拆开，同样的内容，在每张纸上重复。时间，恰是那一天开始，打算讲出的时限为止：我算什么，有什么资格去爱舒佳小姐。我算什么，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安……黑色的笔记，绵延了整整一百多个，意味着，同样多的日夜。

舒佳真正呆住了，眼泪再次滑过。女人在爱情里，会把自己跌进尘埃。

其实不止女人，男人也会这样。因为卑微的尘埃那么深，跌进去，就深深陷入进去了，连爱，也觉得没资格了，也就错过了，就在手边，也退缩回去。

爱，原本是无论资格的。

复杂世界上， 你怎么去爱

1『没资格养金鱼』

楼下新开了一间店。满满的，花样繁多的金鱼。那些金鱼各自居住在自己的鱼缸当中，看不出悲伤还是喜悦。总之，它们吃饱了就睡觉，睡醒了，继续会有人给它们喂食。

喂食的女孩，叫小想。

于磊回来，会进来溜达一圈，最出格的时候，他还会拿手指逗一逗门口右边的一条红琉金长尾。

他一直没有注意到，那是唯一只有一条金鱼的玻璃缸。

叫小想的女孩总是低头看着一本小说，耳朵里塞着耳塞。所以，那些进来想买金鱼的人，都不得不轻轻拍着桌子叫唤她。